

林夕著

暗箱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暗箱

林 夕 /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暗箱/林夕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6.5

ISBN 7-5354-3268-9

I. 暗…

II. 林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28028 号

责任编辑:尹志勇

责任校对:陈 琪

装帧设计:方隆昌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湖北峰迪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:15 插页:3

版次: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字数:280 千字 印数:10001—13000 册

定价:22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林夕

林夕

吉林省人，现居大连。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，做过教师、记者，现专业写作。已出版作品一百万字。已出版作品：长篇小说：《爱情不在服务区》散文集：《给生命一个出口》《上午的咖啡下午的茶》《幸福的门槛》《末班车总在绝望中归来》《嘻哈人生》《情爱智慧》

商业银行位于中央广场西侧，是一座仿哥特式建筑，高耸的尖顶从远处看就像一座教堂。据说俄国占领期间这里曾经是歌剧院，日俄战争以后被日本人接管，曾一度改为高级军官提供性服务的妓院。不过，这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，现在的蓝城人很少有人记得。权磊之所以知道这段历史，是因为外祖父曾在日本占领期间参加过地下党，生前常常向他讲述这些陈年旧事。当然，他今天来这并不是追忆历史，也不是怀念外祖父，而是因为商业银行拖欠的一笔工程款，已经一年多了，还没有追讨回来，以至于他这位掌门人今天亲自出马，上门讨债。

银行门前的停车位已经满了，权磊绕到东侧，找到一个空位，他开一辆黑色凌志，旁边紧挨着是一辆奔驰600，仿佛向他示威似的。

“他妈的，有钱买好车，却没钱还债！”权磊在心里骂了一句，回身拿起公文包，推门下车。

行长办公室在四楼，权磊径直走到门前，敲了两下，不见回声，心中一凉，以为扑了个空，抬手揪住门扶手，轻轻一旋，门开了。就见棕色大班台后面，一位戴眼镜的男人在打电话，想必就是新一任蓝城商业银行行长陆文鼎了。

这位陆行长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，对着话筒，一脸谦卑，头也不抬，只是拿眼角的余光扫了权磊一眼，正要表示不满，电话那边不知说了什么，赶紧冲着话筒点头，连声说“是，是，我知道”。脸上又堆满了谦卑。

权磊不觉有些好笑，断定电话那边是位重量级人物，行长一时不便接待自己，便回手把门带上，走到房间中央的沙发前，不请自坐。

趁陆文鼎打电话的当儿，权磊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番。白白净净的一张脸，戴着一副无边眼镜，看上去像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学者，只是额前过于稀疏的头发、和眼下明显凸起的眼袋，透露出多年在权力场上角逐的疲惫。来之前，权磊摸了一下底，知道他是工农兵大学生，当年从知青点选送上的。说起来，这段历史不怎么光彩，他本来有一位知青女友，为了争取大学名额，一狠心和她断了，和村长的女儿搞上了，由此拿到了大学入门证，一举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当然，作为交换条件，他不得不娶了那位大字识不了几个的村长女儿。婚后生活可想而知。没过几年，两人就分室而居。陆文鼎曾几次动过离婚的念头，结束这形同虚设的死魂灵婚姻，但在政治气候还相当保守的八十年代，这无疑等于给自己判了死刑。他不愿因此毁了多年苦心搭建的仕途，只好断了这个念头。虽然有些不甘，但凡事都有成本，你不能把所有的好处都占着，那别人怎么活？熬着吧。

不过陆文鼎这小子就是命里有运，到底让他熬上了。刚过不惑之年，就登上蓝城商业银行行长的宝座，每年经手的款项数十亿元，只要他大笔一挥，在那些合同、文件上签字，不知道改变多少人的命运。

此刻，权磊的命运便掌管在他手里。虽然还没过招，但他本能地意识到，今天不可能拿到工程款。

“是，易副市长，我这就安排，下周向您汇报。”陆文鼎恭恭敬敬地道，以此结束了这次电话谈话，俯身在台历上写着什么。

权磊见他完全没有理自己的意思，向前倾了倾身子，开口道：“陆行长。”

“唔？”陆文鼎怔了一怔，抬头看看权磊，似乎忘了他的存在。

“陆行长，”权磊极力压住心中的不快，语气平和地道：“我是先锋科技公司的，我们公司去年为贵行设计制作了一套信贷综合管理系统软件，早已完工并交付使用，但贵行除了最初首付18万元，还有102.2万余元款未付，这是合同，请您看一下。”

权磊把合同和自己的名片一并递过去，陆文鼎先看了一眼名片，然后拿起合同翻看着。

权磊重新坐回沙发上。从最初见到面那一刻，他就意识到自己不喜欢他，也就是说，他们不可能成为朋友，即使是那种商场上的朋友。不只是因为他不光彩的历史，还有他那副对权势一脸巴结、转瞬间又换成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。十年商海，权磊见过太多这种人，这本没什么，职能部门的人都这样，问题是身处行长这样的高位，未免显得不够老辣。不过，这倒给了自己可乘之机，至少说明他在人情练达皆功夫的官场上还处在磨合期，尚未修炼到闲庭信步、宠辱不惊的境界。权磊最怵的是那种“老姜”，不管你说什么，他脸上永远是一种表情就是没有表情，你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，得像福尔摩斯那样，在举手投足之间寻找蛛丝马迹，去分析、揣摩、判断，以便决定下一步采取什么行动。

“嗯。”陆行长清了清嗓子，总算是开口了。“合同我看了，和张行长交接工作时我大致了解了一下，你们是通过公开竞标得到的工程。我尊重竞标结果，也尊重前任领导班子的决策，但问题是：中标价是61.2万元，我们已经付了18万，应该还剩43.2万，怎么成了102.2万？你们这工程款怎么像物价似的，不，比物价涨得还快，简直是以乘法速度增长！”

陆文鼎语气中透着嘲讽。权磊耐着性子向他解释：

“陆行长，是这样，在设计软件过程中，贵行先后三次提出大的修改，十二次局部改动，在原来基础上又增加了全市联网系统，微处理数据系统，工程量是原来的两倍还多，而工程款只增加了一倍。每次变动都有补充条款，张行长也是签了字的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你可以去找张行长要嘛。”陆文鼎身子向后至一仰，板起面孔，语气生硬地道。

权磊不动声色，语气平静地反驳道：“这不符合程序。张行长的签字不是代表他个人，而是商业银行，虽然他因工作调动离开了，但仍具有法律效力，具有连续性。”

“连续性？”陆文鼎手指在桌上一弹，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，“不错，理论上是应

该这样。但我请你先去问问政府，他们有没有连续性？今天出台一个政策，明天下达一个文件，到时候就知道听汇报，要结果。你说，让我们底下人怎么做？”

陆文鼎越说越气，声音带着明显的火气。权磊这才知道，刚才那个重量级人物的电话，并非快致人意。不禁有几分同情起他了。

“这么说，我们是同病相怜。既然这样，您就别难为我们了。反正款额也不多，已经拖了这么长时间，就给我们结了吧！陆行长。”权磊用自家人的口吻说道，边说边站起身，走到大班台前，语气更加诚恳：“我也知道，您刚上任，百事待举，以后也省得再来打扰您不是。”

陆文鼎盯着权磊看了看，镜片泛着白光，他爽快地一点头：“好啊。今天事今天毕，早点结了对你我都好。我看这样吧，就按中标价，43.2万余款，今天就给你结。”

虽然正值盛夏，权磊却觉得一股子冷气直冲心底，把刚才那一丝同情冲得烟消云散。他冷冷一笑：“我说，陆行长，你也太狠了吧！比资本家还狠。资本家不过是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，你呢，榨的是骨髓！你知不知道，为了你们这项工程，我把公司的软件工程师都抽调过来，这还不说，你们三天一小改，五天一大动，还一个劲地催逼工期。没办法，我又从北京高薪挖人，二十多号人披星戴月给你们干，再加上后期运行、调试，前前后后忙了半年，总算按期交工。现在完活了，就不认账了！”

“只要是合理的账，我认。”陆文鼎话中有话地说。

“哪不合理？你说。”权磊也不示弱。

“要我说，你们软件公司都是骗子！”陆文鼎一拍桌子，站起身，来了个先发制人。

“骗子？我们骗你什么了？”权磊并不上当，语气平和但神色严厉地说。

“你们欺负我们外行，先报个价，把我们骗上车，然后告诉我们，去这儿需要加多少钱，去那儿又要加多少，明明已经买了票，还让我们再买票，这不是骗子是什么？”

“没错，你们是买了票，可你们买的是去北京的票，等到一上车，就说要去沈阳，然后又去青岛，完事再跑到广州，转了一大圈却反过来问我们：喂，怎么北京还没到呢？你说，这是谁骗谁！”

陆文鼎重新坐回老板椅上，眯起眼睛，正要开口，这时，传来两声敲门声，一位身材胖胖的中年人推门进来：“行长，开会时间到了。”

陆文鼎一抬手，做了个手势，表示知道了。然后收起桌上的合同，递给权磊：“你考虑一下我的建议，如果同意我现在就让会计开支票给你。”

“不，我不同意。”

“既然这样，那我们之间就没什么可谈的了。我看我们很难达成一致。请你理解，并不是我有意为难你，你也是当家的，知道这家不好当，到处都伸手要钱，钱永远不够分。特别是我们银行，都以为我们是财神爷，其实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自己

最清楚,而且也不是自己的钱,只是替人保管罢了。”

陆文鼎一边唠唠叨叨地说,一边送客,还主动伸手和权磊握了握,态度十分客气。

权磊沿着长长的走廊往回走,心里阵阵发冷,他知道,这陆文鼎越是客气,这欠款就越不好要,即使再来上一百次,也还是空手而归。怎么办?他大脑快速旋转着。既然按常规方式要不到,就得想别的办法。权磊首先想到走上层路线,外祖父以前的部下都还在位,可以说上话。但这样一来就得动用成本,这年头,没有谁会白为你说话。而且,老爷子已经不在了,给得少他们未必能买账,给多了又把利润吃掉,等于白做了。于是他又想到用女人。既然陆文鼎和老婆分着居,这倒是个缺口。成本不大,不足之处是可能时间过长。陆文鼎是个有野心的家伙,刚刚升迁,在这方面肯定比较谨慎。那么,用什么法好呢?

权磊发动汽车,驶过商业银行门前,回身看了一眼,不知怎么想起一位作家说过的话:每次经过银行门前,我都想打立正。权磊心中暗暗感叹:看来作家还是太单纯了,也许在别的方面深刻,但是对于钱——这个商品经济的命脉,一个三流商人也比一个一流作家理解得透彻。从理论上讲,钱是合理行为的产物。但现实中,到处都充满了不合理的钱。而且越是不合理的行为,产生的钱就越多。

权磊一踩油门,加速驶去。就在刚才一瞬间,他已经想到一个最经济的办法,脸上浮起一丝得意的笑容。他从后视镜中瞟了一眼高耸的银行大楼,心中暗说:我不仅不会打立正,还要扔给你一个炸药包。

2

权磊回到公司,秘书小温告诉他,集团董事长姚明远刚刚来过电话,留话说让他看一下今天的《蓝城日报》。权磊点点头,吩咐小温把商业银行的工程资料找来,再和公司的法律顾问舒晗联系一下,安排一次会面,越快越好。

小温答应了一声出去了。权磊拿起桌上的报纸,只见头版套红,透着节日的喜气。他迅速浏览一遍,视线停在政府新一任领导班子人员任免名单上。他本能地意识到,这就是姚明远一早来电话的原因。果然,他在上面看到了一个十分熟悉又十二分不愿意看到的名字——张棋,蓝城上市公司管理办公室副主任,控制着比钻石还珍贵的上市指标的实权部门,也因此,上市办主任一直由副市长易小凡兼任,他是市长林碧天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。这项任命无疑表明,张棋已经进入掌管蓝城命运的权力中心。

权磊感觉喉咙好像有什么东西哽住了,他闭上眼睛,周围一片黑暗。

权磊痛恨黑暗。他是个官迷,仕途本来走得好好的,28岁就成为拥有万名职工的蓝城钢厂团委书记,团市委领导已经找他谈过话,调他去团市委任宣传部部长,下一个目标就是团市委书记,然后进市委宣传部,或是去县市区做父母官,统领一

方,施展自己的抱负。不管哪条路,都可谓前程一片光明。他做梦也没想到,就因为10分钟的黑暗,他的命运拐了个弯。

事情还得从读大学时说起。1978年,权磊考入蓝城理工大学数学系计算机专业,和姚明远、张棋同班。权磊和张棋两人都是应届生,两人同岁,权磊比张棋大一个月。姚明远则不同,他是从工厂考进来的,已结婚生子,比他们俩整整大了八岁。因为年长,阅历丰富,加上性格稳重,做事谨慎,自然担当起老大哥的角色,在学习和生活上时常关照尚不谙世事的权磊和张棋。

张棋家在黑龙江省漠河,临近俄罗斯边境的一个小城。权磊家虽在蓝城,但父母忙于工作,而且不善烹饪,学校的伙食又极差,所以每到周末,两人就去姚明远家补充“给养”。姚明远的妻子罗爱萍每次都不让他们失望。两人饱了口福之美,嘴也特别甜,一口一个嫂子,叫的跟真事似的。罗爱萍也真把两人当成小弟。她在家是长女,父亲是蓝城无线电一厂厂长,是他最先看中当时还是实习电工的姚明远,觉得此人稳重,又聪明好学,将来必是可造之才,故说通女儿,收为上门女婿。虽是父母之命,但夫妻俩感情很好。从罗爱萍这方面看,姚明远除了家境不如自己,才华、容貌都没什么可挑的。而姚明远婚后不到一年,就被送到工厂夜校学习,此中缘由即使不说,亦心知肚明。事实证明,罗厂长多年阅人无数,在姚明远身上亦无半点偏差。1977年恢复高考,他向厂里借了间宿舍,半年没脱衣服睡觉,日夜兼程地啃书本,只有初中文化的他竟然考入本市最高学府——蓝城理工大学,因此得以结识权磊、张棋,并成为好友。

三个人谁也说不清楚,他们的友谊是否在姚明远家那间狭小而拥挤的厨房与“食”俱进,有人说胃是离心最近的地方,管好一个人,先要管好他的胃。要不然,国人为什么那么重视吃呢!不管怎么说,四年的大学生活因为有了姚明远家的小厨房,才显得不那么枯燥难熬。转眼升入大四,面临着毕业分配、未来去向问题。

“我想好了,考研究生。我和你们不同,我是从工厂带薪来的,按规定毕业后回厂。可我不想回去。所以决定考研。”对于未来,姚明远早已深思熟虑。

权磊和张棋互相看看,坦率地说,他们还没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。

姚明远见二人不语,就说:“我觉得你们俩也应该考研。本科毕业只能进企业,搞搞计算机应用什么的。要想进研究所搞课题,必须研究生毕业。”

权磊承认,姚明远说得有道理。他和张棋陪着姚明远用了一个月,就打退堂鼓了。权磊私下里对张棋说:老三,我们不能和老大比,他每月有28元工资,我们有什么?张棋本来就不想再过这种向父母伸手要钱的清贫生活,于是,二人一拍即合,放弃考研,他们要直接步入社会,大显身手,干一番事业。两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有点儿等不及了。

对此,姚明远没再说什么,毕竟,每个人有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。

很快,权磊的去向有了着落,蓝城钢厂引进一套自动化管理设备,他作为计算机人才被“引进”。张棋的去向一直悬而未果。80年代初,大学毕业生就像现在的上

市指标一样,属于稀缺资源。还没到毕业分配,家乡漠河就来要人了,单位也非常诱人:外经委。张棋都想接受了,但权磊死命反对。

“那冬天零下三十多度,能冻死人,你这小身板受得了吗?再说,就那点小城能有什么对外经济?挨着老苏,换成老美还差不多!我看还是留蓝城,咱们三人在一起,说不定将来可以联手做点事。这样吧,接收单位我负责,你只管把那边辞了,别让他们再来要人就行。”

权磊不由分说,大包大揽下来。姚明远没言语,等于默许。接下来的事情,进行得非常顺利,张棋回老家,找人活动,把名额退了;权磊找到外祖父的一位老部下,又要了一个名额。于是,两人双双去了蓝城钢厂技术科报到。不过,权磊的第一项工作不是操作计算机,而是代表新来的大学生在欢迎会上发言。第二天,厂党委书记派人找他谈话。这位老书记一眼就看出,权磊天生就是做政工的料子,有着一名优秀政工人员必备的三个条件:笔头——写一手漂亮文章,口头——发言极具煽动力,和帅头——相貌对得起观众。这么优秀的人才去操作机器不是太可惜了吗?结果,权磊在技术科的椅子上还没坐热,就打点行装去厂党委报到。锻炼了一年,派到厂团委,从宣传部长做到团委书记。团市委领导早就看好他,有意调他去团市委,但老书记不放。在去留之间,权磊最终还是决定走。团市委历来是为党培养后备军的地方,进了团市委,就等于拿到通往权力核心的门票,只要不犯方向性错误,前途不可估量。

可偏偏就在这当口,权磊犯了一个虽然不是方向性、但也同样致命的错误。说起来非常偶然,团市委领导正式找他谈话不久,迎来了五四青年节,团委照例要搞活动。权磊和张棋商量,他在技术科呆了两年也离开了,来团委和权磊做搭档。张棋建议联合高校,搞一次企、校郊游会,声势浩大一些。权磊欣然同意。

5月4日,蓝城钢厂和理工大学的骨干团员,组成近百名队伍,浩浩荡荡开到郊区,诗歌比赛,才艺表演,篝火晚会,搞得有声有色。晚会结束后,团员们乘车返回市区,团委委员们留下,住在西郊宾馆。连日来为筹备活动有些劳累,权磊想放松一下,也借此机会和部下好好聊聊。权磊和张棋一个房间,他约了宣传部长许佳来谈话。正谈着,门外有人喊张棋接电话,他起身走了,房间里只剩下权磊和许佳,谈着谈着,突然停电了,房间一片黑暗。权磊起身出去喊服务员,服务员说可能是保险丝断了,已经派人找电工来修。

权磊回到房间,坐在床上,许佳坐在对面椅子上。两人有一搭无一搭说着话,这样过了大约十分钟,灯亮了,许佳兴奋地站起身,拍手道:嘿,修好了。就在这时,张棋和一个团支委推门进来,两人看看许佳,又看看权磊。权磊当时并未觉察到什么,招呼大家坐下。四个人接着开会,一直开到很晚。第二天回到厂里,权磊一头扎在工作中,早把这事忘了。但是,接下来发生的事却令人费解。先是一纸调令,把许佳调到分厂。紧接着,许佳火速结婚。婚宴只请了分厂的几个同事,团委的人一个也没请。权磊觉得有几分蹊跷,更蹊跷的是本应下发的调令迟迟不来。他又不能去

问,只能等。

等待是最熬人的。

最终,调令还是来了,但不是调他,而是张棋。

权磊当时就傻了,他觉得自己就像站在跳台边的运动员,已经摆好姿势准备起跳,冷不防被人从后面推了一把,像个植物人似的直挺挺地掉到水里。摔得两眼冒火花,两耳嗡嗡作响。他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,但有一点十分清楚,那就是,自己的仕途已经结束了。

为什么?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?权磊苦苦问自己。他把这一年来发生的事像演电影似的,一一回放,一个镜头也不放过,试图找出其中的败笔。虽然还不能确定,但他隐隐觉得似乎和那天晚上停电有关,和许佳在黑暗中单独相处的十分钟有关。一对孤男寡女,呆在房间里,而且是在黑暗中,会发生什么?权磊不禁打了个寒战。如果是因为这事,那这样的结果就太不难理解了。一个做团的工作的人,犯别的错误或许可以,惟独不能犯“作风”问题。一旦和“作风”沾上边,就等于给自己的政治生命判了死刑。

权磊平生第一次体验到政治斗争的微妙和险恶。他抱着就是死也得死个明白的想法,借了辆自行车,只身去了西郊宾馆,打听到那晚值班的电工,扛了五十斤大米送去。

那位身材消瘦、长了一脸青春痘的宾馆电工瞅瞅权磊,又瞅瞅他送的那袋大米,转身进屋,从桌角下一个污迹斑斑的工具袋里掏出两截保险丝。

“你看,保险丝是被齐根剪断的,不细看看不出来,一共剪断两处。开始,我以为是小偷干的,但后来一查,宾馆没丢什么,客人中也没有来报案的。你是那天的客人?”

权磊点点头,木然站在那。

“丢什么东西了?贵重吗?”年轻人用充满同情的目光看着他。

权磊摇摇头,又点点头,指指他手中的保险丝,“这个,给我吧。”

“行,我留着也没用。你要去报案吗?这么长时间,恐怕报了也没用了……”

权磊兜里揣着两截剪断的保险丝,骑着丁当作响的破自行车,走在四周漆黑、荒无人烟的马路上,心中没有恐惧,没有悲伤,只有愤怒和冷酷。他拼命蹬着车。北方的春天,乍暖还寒,但权磊浑身上下都湿透了,脸上也湿漉漉的,不知道是汗水,还是眼泪。

如果此时他手中有枪,如果张棋就站在面前,他会毫不犹豫扣动扳机。

3

有时候,人在一瞬间学到的东西,比许多年加起来还多。对权磊来说,西郊宾馆那黑暗中的十分钟,教会他的东西比28年人生总和还多。他总算明白了朋友的

含义,怪不得人说,朋友就是将来出卖你的人。自己真是蠢透了,人家都把刀架在脖子上了,竟然一点儿没发现,还把他当成心腹密友。

离你最近的人,一旦反目,就是伤害你最深的人。

可是,这又能怨谁呢?当初是谁劝他留在蓝城?是谁跑前跑后帮他找接收单位?又是谁上下活动把他调到团委?权磊啊权磊,谁也不能怨,是你自己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。

就在权磊对曾让他深为自豪的友谊彻底绝望时,姚明远伸手一搭,又把已经濒临倒塌的友谊大厦扶起。那天,权磊从西郊宾馆回到钢厂,已是深夜,他直奔宿舍楼,对着张棋的门就是两脚。

“张棋,你他妈给我出来!”

门开了,姚明远从里面走了出来。权磊一怔:“怎么是你?张棋呢?”

“在我家。”

“在你家?他小子怎么成了缩头乌龟,躲到你家去干什么?”

权磊骂道,转身要走,姚明远伸手把他拽进来,随手关上门。

“你别管我!我今天一定要找到他!”

“找到又怎么样?杀了他?”

来的路上,权磊脑子里确实什么念头都有,但此时让姚明远说出来,他像突然醒了似的,木然立在那儿。

“你别听信谣言,大家都是猜测,谁知道真相?我问过张棋,他发誓说什么也不知道。”姚明远说道,拿来一把椅子,硬拉着权磊坐下。

“他说谎!我刚从西郊宾馆回来,是有人故意把保险丝剪断的。”权磊嚷道,从兜里掏出两截保险丝,递给姚明远。

姚明远接过来,仔细看了看,像是对权磊、又像是自言自语:“也许是别人干的,小偷或者别的什么人。”

权磊瞟了他一眼:“你相信这种千载难逢的巧合吗?”

姚明远轻轻摇了下头:“不相信,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。好,现在先假定是张棋干的,你又能怎么样?胜者为王败者为寇,这是自古不变的真理。你输了,就得认。或是自己智慧不如人,或是胆量不如人,反正人家棋高一招,赢了你这一局。你得面对现实。现在当务之急不是找他算账,而是考虑下一步怎么走。”

“下一步?”权磊重复道。

“是啊,下一步。你现在还是钢厂团委书记,张棋去了团市委,就是你的上级领导,你得协调、处理好这层关系。”

权磊一指窗外,一字一句地说:“如果让我选择是从这儿跳下去,还是给他当下级。我选择从这儿跳下去。”

“既然如此,那你只能离开团委,而且要快,有合适的位置吗?”

权磊一下顿住了。本来,厂党委书记很器重他,知道团市委要调他,亲自出面

找他谈话,可他执意要走。现在走不成了,再回去找人家,人家会要吗?就是要,他也没脸回去,丢不起这份人。

这么一想,权磊急出一身冷汗。钢厂是呆不下去了,团市委这条路也堵死了。那么去哪呢?谁又会要他呢?这么多年,学的那点专业知识早就忘光了,他除了会做团的工作,别无他长。可是现在,哪家团委敢要一个团市委都不要的、有“作风”问题的人呢?退一万步,就算有人要,也一样要面对张棋是上级领导这种尴尬局面,那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。

权磊这才意识到,自己已无路可走。他抬头看着姚明远,不禁有几分懊悔。

姚明远研究生毕业后,去了理工大学科研所,他参加的几个科研项目都很成功。按资历和研究成果,本应提为科室副主任。材料报上去,却让一位不如他的同事给顶了。一气之下带领几名工程师创立理工大学新技术发展公司,当时他去找过权磊,力邀他加盟。

“我知道你想走仕途,其实我又何尝不想?可是你想过没有,这当官得有靠山。咱们朝里无人,最多也就捞个小处长,弄好能当个副局长什么的,有职无权,有什么意思?还不如经商,在某种程度上,钱和权是可以互换的。就像胡雪岩,原本一介草民,就因为手上有银子,一样和两广总督左宗棠平起平坐。”姚明远极力劝说权磊。

权磊毫不心动,当即回绝道:“可问题是,我根本就不想当胡雪岩!即使做不到左宗棠,只能捞个小处长,但让我在小处长和胡雪岩之间选择,我还是选择做小处长。”

现在想想,权磊不禁有几分悔意,当初不该把话说得那么绝。不过一年多时间,自己竟然天上地下,恍若两个世界。

好在姚明远并不是心胸狭窄的人,他不计前嫌,言词恳切地道:“我知道,这个人有抱负,看不起我们这十几个人的小公司。哎,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”姚明远一抬手,制止住想要开口辩解的权磊,继续道:“其实没什么。男人之于仕途,就像女人之于爱情,永远是首选。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我尊重你的选择,也喜欢你这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。可是眼下,明摆着,这条路走不成了。我也知道,你很冤枉,当初是你帮张棋留在蓝城,也是你调他进团委,等于给自己找了个掘墓人。但事已至此,只能认了。对张棋来说,他欠了你的,就等于放了一笔贷款给他,将来早晚是要还的。”

“去他妈的!他就是还我也不要,我不会再认他这个朋友,以后各走各的路。”权磊气呼呼地道。

“那好,我倒要问你,你的路是什么?”

“我。”权磊摇摇头,叹口气道:“我现在脑子很乱,将来做什么我也不知道,但有一点很清楚,就是无论如何也做不成左宗棠了!”

“好,我就喜欢你这直脾气。不管是天意还是人为,既然做不成左宗棠,那咱就做胡雪岩!”姚明远语气中透着一丝不易觉察的兴奋。

权磊抬起头，怔怔地看着他：“你的意思。”

“请你来我们公司，副总经理的位置我一直给你留着。”姚明远大手一挥，好像已经替他做出决定似的。

一时间，权磊说不出话来，只觉鼻子酸酸的，喉咙也被什么东西哽住了。

“怎么样？刘备也不过三顾茅庐，难道你非让我再来请你一次不可？”

“不。”权磊一摆手，神色凄凉地道：“我不是孔明，现在又落草为寇，没资格让你请。不过明人不说暗话，眼下我确实无处可去，但也不想去你公司。这样行不行，你给我注册一个公司，资金、人员都不要，只要个名头。既然摔到底，就一切从零开始。我就不信我权磊翻不了身！”

就这样，一夜之间，权磊从一个拥有万名职工的国营大厂团委书记，成了只有他一人的皮包公司经理。他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张执照，三枚印章，还有一本发票。他每天的工作，就是夹着个皮包，逢人就问：“要发票吗？”

一个星期后，权磊成功卖出第一张发票，赚了800元税钱，算是第一桶金。他从卖发票开始，以后又卖彩电、冰箱、洗衣机、水泥、钢材、海产品，除了海洛因，能卖的都卖了。不过真正让他大发其财的还是老本行——计算机，准确地说是走私计算机。1990年，他去北京解决一笔生意纠纷，结识了一位部长的千金，通过她买到进口计算机批文，然后打通海关，200台批文装600台货，从中牟取暴利，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。从一个两手空空的无产者，成为赫赫有名的民营企业家的。他一手创建的蓝城先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、对外贸易公司和广告公司，成为姚明远旗下最赚钱的龙头企业，最辉煌的时候，曾一年上交集团一千万元利润。从经济角度讲，他对集团的贡献，已经超过了身为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姚明远。

有人说，姚明远当初分文未投，权磊只不过用了个名，赚的钱却姓“公”，未免太亏了。对此，权磊有本自己的账。当初下海本来就不是为了钱，就算是为了报答姚明远的知遇之恩、临危相救，他也愿意把自己赚的钱贡献出来。何况，姚明远待他不薄，当年公司买了两套新房，就给了权磊一套，他自己都没要。这几年，在姚明远的领导下，公司先是改制，从集体企业变成股份公司，以后又三次增资扩股，除了原来的大股东理工大学，又增加了科委、外经委、北京天华和香港明诚四个股东，业务拓展到酒店、旅游、教育，在纽约、香港、北京都开设了分公司。权磊身为集团副董事长、副总经理，不仅面子上争足了光，每年薪金加奖励，还有所持股份、期权，早已迈进富人行列。

“超过一百万元，就和生活没关系了。”这是权磊的口头禅，也是他的价值观。他对生活本来就没什么要求，对于钱，他喜欢的是那种支配和运用的权力，至于姓什么，既然是历史遗留问题，就交给历史来解决，自己也不必细究了吧。

突然响起的敲门声，打断了权磊的思绪。小温推门进来：“权总，董事长来了。”

权磊赶紧起身，三步并做两步过去，伸手和姚明远握了握：“董事长，你怎么来

了？”

“我去办事，正好路过，看见你的车在，上来看看你。”姚明远随意地说。

权磊在位于高新园区的集团总部——先锋大厦也有办公室，但他很少去，除非集团有事或开会，平时都在他原来的办公楼。姚明远几次动员他过去，权磊推说那边离市中心远，不方便，其实还有一层意思他没说明，近来公司有传言，说董事会决定让他接替姚明远出任集团总经理，姚明远退下来做董事长。其实传言也不是没有来头，确实有两位董事私下里找权磊谈过，让他回绝了。只要姚明远在，他就不能当这个总经理。权磊觉出可能是自己风头太猛，有点儿功高盖主，应该收敛了。不去集团办公大楼，也是为了避嫌。

权磊知道，姚明远肯定不只是“上来看看”。正好他也有一肚子话要问，就把姚明远引到里面套间，关上门，泡上茶——姚明远最喜欢的龙井。

“老大——”没有外人，权磊还是按以前在学校时的称呼，“报纸我看了，但我不明白。”

“不明白什么？对张棋的任命？”

“对，他不是市委的人吗？全蓝城的人都知道，市委书记林正国和市长林碧天一向不合，两人明争暗斗多年，到底还是林碧天本事大，硬是把林书记挤对走了。这林书记一走，原来跟他的那些人一半跟着走了，剩下的不是去人大，就是政协，张棋是林书记提上来的，林碧天不可能不知道，怎么不挤兑，反而重用了呢？”

“道理很简单。俗话说，一朝天子一朝臣。林书记一走，林碧天肯定要撤换一批人。但是撤谁换谁？总不能全撤吧，那市委大楼不就空了。再说，他们之间不是个人恩怨，只是政见不同，这很正常，三个人就有左、中、右，何况是两个有思想的人。现在全蓝城的人都盯着林碧天，有人说他都快把市委大院变成市政府的后花园了，他就是做做样子也得用几个林正国的人。”

“这么说，张棋这小子成‘招牌’了？”

“不一定，也可能是招安。张棋多大，和你同岁吧，今年才38岁，跟林书记也没多久，属于可争取的对象。”

权磊心中一阵刺痛，他最不愿意把自己和张棋放在一起比，这是他心中永远的痛。

“还有。”姚明远又继续道：“张棋是理工大的，到团市委后又读了个研究生，林碧天也是科班出身，他一向喜欢理工科的，干实事。不像那帮学文的，就会搞关系。”

“那也未必，我看他搞起关系来，不比那帮人差。”权磊不无嘲讽地说。

姚明远看看他，笑道：“怎么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恨他？”

“也谈不上恨，只是看不起。他算什么男人，背后使枪。”

“这也不能怪他，政治上的事，大多是拿不到前台来的。从这一点看，其实他比你更适合走仕途。”

权磊往后捋了下头发，心中暗说：他妈的，他这个位置还不是抢我的。嘴上却道：“有什么了不起？不过是个跑堂的。像上市指标这么大的事别说他一个副手，就是上市办主任易小凡也未必能定，最终还不是握在市长林碧天手里。”

“你说得对，但我们能有他这个跑堂的也行，至少知道往哪儿走，不至于晕头转向。”

一个念头在权磊脑中一闪，此前他一直以为两人只是泛泛而谈，现在才意识到，姚明远是有备而来。

“你知道。”姚明远喝了口茶，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我们向世界银行申请贷款，用于先锋电脑和芯片的投产与推广。这么多年，我们只是销售别人的电脑，竟然没有推出自己品牌的电脑，应该说，这是董事会的失误。如果提前五年，推出一个新品种电脑，一千万就可以启动。现在则需要十倍、二十倍的资金。尽管这样，我们也要做，再不做就更没机会了。”

说到这，姚明远停下来，把手中的茶杯放下，抬头看着权磊：“可是，很遗憾，贷款申请被拒绝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银行方面坚持让市政府所属的投资公司做担保，但他们拒绝为我们做。他们说，政府出面，只能为国营大企业，都是十几个亿的项目。像我们这种民营企业，数额又这么少，还没有先例。”

“什么狗屁理论！那我们就贷十个亿，看他敢不敢担保！”权磊没好气地道。

姚明远苦笑了一下：“气也没用。这些年要是气，早就气死了。说到底，我们民营企业都是后娘养的孩子，只能自己找奶吃。”

“什么后娘，我看根本就没娘！我们都是自己生出来的！”

权磊自嘲地道，把两只脚放到茶几上，身子朝后一仰，望着天花板，若有所思地道：“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”

姚明远起身走到窗前，望着窗外，沉思片刻，回身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，边走边道：“没有别的办法，我们必须弄到资金。你也知道，酒店投资等于失败了，旅行和教育这两块也不见利，纽约和香港的公司各自为政，账面上见不到钱。唉，现在回过头来看，这几年搞多元化经营是错误的。摊子铺得太大，管理不过来，资产流失严重。外面看挺红火的，里面都快空了，就剩个架子。不瞒你说，现在集团账面资金还不到200万，形势不容乐观呵。”

姚明远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上，表情十分严峻。

权磊眯起眼睛，盘算一下自己账上还有多少钱，爽快地道：“老大，需要多少，你直说吧。”

“不，我不是来管你要钱。”姚明远摆了下手，伸出食指和中指，做成一个V字：“我要你做两件事，第一，与张棋讲和。”

权磊一怔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们现在需要他。”

权磊大脑飞速转了一圈：“你的意思是，我们要上市？”

“对，上市。这是目前能搞到资金的惟一方式。所以我要你忘记过去，与张棋合好。此其一。其二，为了准备上市，我们要对现有资产重组，重新注册一个股份公司，我想让你出任股份公司总经理，主抓上市。”

姚明远语气坚定、不容置疑地说。

4

从姚明远家出来，已是星辰满天了。

两人整整谈了一天，从权磊办公室转到姚明远家，从上市的总体构想到具体规划，此时，权磊脑子满满的，仿佛又回到了十年前，回到那种紧张、疲惫而又兴奋、快意的状态，如同置身大战来临前夜。这个时候，他根本不想回家。

倒不是家里那位难缠，结婚之前还有点个性，这几年让权磊训练得服服帖帖，他在家和在公司一样，绝对的霸道。但是在公司，感觉特别好，回到家里，就觉得有些乏味。

权磊看看表，10点整。拿起电话，打给左岸。

“Hello!”电话里传来左岸清脆而甜美的声音。

“喂，在哪儿潇洒呢？”权磊开玩笑道。

“第5元素。”

“什么时候结束？”

“等会儿吧。”

左岸像个经验老到的律师，一问一答，不多说一个字。平时两个人在一起，她话多得说不完，但在公开场合，对谁都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。权磊开始很不习惯，现在让她训练的，总算进入角色了。

“喂，我去接你吧，你喝酒别开车。”

左岸开一辆白色切诺基，倒不是做秀，现在很多城市女孩儿喜欢开外型粗大的越野车，反而是男人驾驶有着流线型的漂亮轿车。左岸是专业摄影家，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，现在蓝城大学文化传播系任职，课余时间常去野外拍摄。切诺基的四轮驱动富有质感，跑起山路来既稳又能保证速度。左岸驾车技术极好，喜欢跑快车，但相当遵守交通规则，除非在野外，否则从不超速，一上车先系好安全带，也从不在酒后驾车。

左岸抬手看了看表，明天要去省城参加摄影展，今晚想早点睡。现在已经十点了，两人一见面，少不了又要缠绵。她不想顶着一对黑眼圈去机场。

“OK，你来吧。”犹豫片刻，左岸还是同意了。

也许是在国外呆得太久，左岸说话总是夹着英文，权磊以前最讨厌这种中文